



宮闈奇俠

宫 闹 奇 侠

崔 分 田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平山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10,125印张 297,000字 1988年9月第1版

1988年9月第1次印 印数：1—80,000 定价：2.80元

ISBN7-202-00215-9/I·42

引 言

斜阳枯柳赵家庄，
负鼓盲翁正作场。
死后是非谁管得？
满村听说蔡中郎。

这四句话，乃南宋诗人陆游所写。当时，陆先生乘坐一叶小舟，驶于洞庭湖上，遥见岸边斜阳坠落，映照柳下一片村庄，有个盲人正负鼓做场，为农夫们说那汉代蔡中郎的故事。小子由此诗忽然触动兴趣，想起我中华之邦，自三皇五帝以来，经历过数千岁月，几十朝代。其中盛衰荣辱，不可胜叙。想那英雄豪杰，仁人志士，自是出得不少；灾祸淫乱，贼臣佞党，也是每每不断。细细思之，全因了那“酒色财气”四字，上至帝王将相，下到平民百姓，巧取豪夺，欺诈倾轧，伤了多少性命，耗费了多少精神？小子在这里为大家说一段明代的故事，供诸君茶余饭后品味把玩。

目 录

引 言

第 一 回 尽游兴夜宿兄妹店
溺美色失落传国玺…………… (1)

第 二 回 诸大臣攀辕拦圣驾
李凤姐初选凤阳宫…………… (16)

第 三 回 徐真人看相诬倭幸
贼江彬设计陷李凤…………… (34)

第 四 回 无膝鬼夜闹紫禁城
石尚书演说传国玺…………… (46)

第 五 回 无名氏献宝傲顽心
正德帝巡幸诛百官…………… (64)

第 六 回 太师府江彬说英雄
中秋夜冯彪闹石宅…………… (80)

第 七 回 铭大志阁老献生宝

窥真情赵能吐警言…………… (94)

第 八 回 探龙船弟兄争胜负
寻御宝二雄下藁城…………… (104)

第 九 回 石家宅英雄行诈事
柏树坟豪杰探享堂…………… (115)

第 十 回 王飞虎盗宝显绝艺
陈正元护墓斗二雄…………… (131)

第 十 一 回 临游幸圣上留诏语
筑醮坛天师行淫事…………… (143)

第 十 二 回 石尚书舍命查鬼迹
冯义士斗胆救娘娘…………… (155)

第 十 三 回 受懿命石宝巧布阵
复夜仇妖道练鬼兵…………… (166)

第 十 四 回 破妖术英雄抖神威
中飞弹天师丧性命…………… (178)

第 十 五 回 徐真人作法开地窟
明天子行旨罪忠良…………… (188)

第 十 六 回 开脱罪责求验身
延续子嗣寻贤女…………… (200)

- 第十七回** 重情义痴女报主恩
贪淫欲君王戏臣妾…………… (212)
- 第十八回** 寻御宝英雄陷贼巢
失铁球乞丐显神通…………… (225)
- 第十九回** 破玄机密室得御宝
遭算计地宫认师叔…………… (238)
- 第二十回** 悦来店娘娘归地府
居庸关义士祭亡灵…………… (252)
- 第二十一回** 进直言寄书感国母
行侠义入监救忠良…………… (265)
- 第二十二回** 怀正气义闯太师府
杀贼寇仗胆救贞烈…………… (278)
- 第二十三回** 冒生死只身劫刑场
入皇城独胆取金匣…………… (293)
- 第二十四回** 闹金殿献宝惊圣驾
振朝纲杀贼慰忠良…………… (307)

第一回

尽游兴夜宿兄妹店

溺美色失落传国玺

红日西坠，暮鸦噪巢，盘山大路上，款款两骑，徐步联行。眼见天色已晚，四野人静，农夫荷锄归里，商贾赶路寻店。这两骑却不慌不忙，信马由缰，一路谈笑，似看不尽山光水色。

走在左首的这位，红马红鞍，大红缎子袍服。远看，晚霞映照，山道上似滚动着一团火。右首那位，白马白鞍，白色丝绸长袍，象披着一层银光。这一红一白，移动在青色的山脚下，十分惹眼。

距他们身后三十余步，尚有五骑并行，都是一色的彪形大汉，个顶个豹头环眼，虎气生生，有的佩刀，有的挂剑，一脸机警之色，跟定了前边的二位，快则同快，慢则同慢，猎犬般的眼睛一刻不离大路两旁，将那些荆丛柳棵，山岗土丘细细搜索，随时准备迎战突然窜出的强盗。

待到晚霞褪尽，暮色渐浓，大路尽头现出一座山镇。寨墙盘着山根，高高低低，一路蜿蜒，大道从山脚下直插入镇里。抬头看，寨门顶三个大字，赫然醒目：梅龙镇。

穿红袍者勒住马，仰目四视，笑咪咪向同伴道：“好一

座梅龙镇！看来今夜要于此处留宿了。”马缰一提，进镇而去。

穿白袍者付之一笑，随后紧跟。

镇子不大，倒也算得山区繁华之地。顺着大街眺望，一盏盏红纱灯象一串串冰糖葫芦，将镇街照得一片通明。那些酒肆客栈，店当铺面，于灯光之下敞着大门，把远到的客人往里请。

红日二骑缓缓行来，马蹄得得，铃声丁丁。将各家招牌依次打量品评。来到一座酒肆前，看那门侧对联，无甚引人处，上一联：下马三杯醉，下一联：开坛十里香。门顶块牌匾，分外注目，魏碑大书：兄妹店。

“哈哈！”穿红袍者拍掌笑道：“绝好招牌！兄字无甚要紧，有妹不可不入！进去看看。”翻身下马，缰绳扔给同伴，大步走入店里。

骑白马者望着伙计背影，翻翻白眼，折身进了对街一座青楼妓院。

后边跟着的五位大汉，瞄见红袍客人进了酒肆，互相观望一眼，纷纷跳下马来，走进隔壁一家客栈。

这兄妹酒店正是兄妹二人所开，他兄妹乃世家贵胄，因遭宦官陷害，流落此地，开一座酒店谋生。哥哥李龙，二十余岁，娶妻张氏，乃梅龙镇首户张员外之女。妹妹李凤，年方一十有六，尚未出聘。只生为下来身上带一凤图，故名凤儿。虽为开店之女，因姿色出众，且认得几个字，识得一些礼数，那求婚的每日络绎不绝，险把门槛踏破。对梅龙镇和附近城里的豪门大户子弟，李凤睬都不睬。李龙也不好强

迫妹妹，有她照料酒店，生意兴隆，心上还巴不得如此呢。

眼下天色已晚，李龙外出讨帐未归，有个店伙计正准备关门，忽见撞进来一位红袍汉子，便迎上前道：“客官要吃酒么？”

红袍汉瞪了伙计一眼道：“快把好酒拿来，干净房子腾好！”伙计道：“敝店只卖酒食，不留住客，客官要留宿，请另择高店。”

“混帐东西！快叫你那店家女人出来，陪咱喝上几杯！”伙计见客人出言无礼，便与他口角起来。客人大怒，挥拳向伙计打去，就听见背后有人喊道：“有话好讲，不得无礼！”

客人回头，忽见店里走出个女子，看她：年纪不过二八，头上的青丝如墨染，红绒绳子缠发根，偏花正花戴两朵，鬓角扎的海棠心。这一边，梳了个蜻蜓来戏水，那一边，挽了个蝴蝶奔山林。有两根头发没梳净，搭了个鲤鱼跳龙门。再看她：耳轮上戴着八宝镀金坠，滴铃铃当唧唧九连心。江南的官粉匀满面，苏州的胭脂涂嘴唇。忽溜溜一双迷人的眼，还有两道柳叶眉。悬阳鼻子樱桃口，玉石银牙红嘴唇，似笑不笑自来笑，启唇一笑两酒纹儿。打了个呵欠张了张嘴，白光的银牙红牙根儿。上身穿着石榴对花氅，大镶外里镶边四外包云儿。八绦罗裙腰中系，时兴的飘带十八根，中身穿的鹦哥绿，红带子扎腿腕一边一根。白绫子裹脚麝香薰，低下头闻一闻，不酸不臭香喷喷。底下是：红缎子锈鞋沙木底，两头着地空脚心。五鬼闹祥的扎脚带，这三根压着那两根，看看金莲真不大，说三寸又不足，说两寸有点余，

眼当尺子量一量，不过二寸八分九厘七。走道好象风摆柳，颤悠悠如同踩杠子。说话好似鹦哥叫，甜润洪亮引人魂。咋看她象店家女，倒象是正宫娘娘进山村。

穿红袍者一见这女子，目眩神离，两眼看定她一刻不离，那样子象饿了三天没吃饭。看得她脸如火烧，红晕骤起，本来是要劝解的，此刻竟找不到话说，扭身欲走，客官哪肯放过？狸猫捕鼠般跃向前去，抓住李凤衣袖道：“慢走，咱有话还没跟你说呢，快让伙计摆上酒席，坐下来，陪咱说说话儿，喝几杯才是正理。”

李凤被他纠缠不过，甩脱手儿，不觉沉了脸道：“客官请要自重一些，这梅龙镇地方，容不得你放肆胡为！”言罢进到厨上，办好酒肴，让伙计搬了出来。客官见没了女子，便举起箸子向桌子乱敲一通：“你这店家好无道理，撇下贵客独酌独饮，冷冷清清。你那小美人儿快快出来，陪咱共同一醉，别不识好歹！”

李凤复出来，粉脸带羞，向他骂道：“你这位客人好不晓事，俺这酒店虽说身份低贱，却不是烟花青楼，再胡说当心割你的舌头。”

客人听着这骂，竟如吃下了甜蜜，舔舔嘴唇，嘻嘻地望着李凤绷紧的脸庞：“不是青楼妓女，陪咱饮一杯何妨？来来来，喝一杯交欢酒儿，有好处给你。”端杯送到李凤面前，抓住她手儿，嘻嘻地笑个没够。

正此刻，李龙跨入店来，见客人这般举止，早按不住心头之火，将酒杯拨落地上：“你这位客官好不晓事，跟女孩儿家纠缠甚么？快快走开了去！不然，我要喊地方来拿你问

罪！”

客人居然毫不在意罪与不罪，迎着李龙恶狠狠的目光，一味地嘿嘿笑道：“莫要拿官来吓人，甚么州府抚台，尚书阁老，俺拿他全当狗屁！俺高兴走时便走，不高兴走时，这店铺，这梅龙镇，这万千江山都得俺的！你能奈何得了？快决地走开了去！”

李龙闻听此言，眨眨眼，留心看那客官，不过二十五六岁，五短身材，脸红且宽，天庭饱满，地额方圆，双目有如火炬，鼻似悬胆，两耳如坠肉球，心里不由暗暗敲鼓：此人好无道理，出言不逊，全不把人放在眼里。他是哪家的公子哥儿，还是纨绔恶少？

李龙正如此想着，又听竹帘一响，背后拱进来一人。看他，三十岁左右，身材高大，剑眉朗目，眼大鼻厚，三缕黑须不过半寸，手中摇一把雕翎扇。进门站定，神色谦恭，向红脸汉打一躬，欲说甚么，未等开口，红脸汉不耐烦地挥一挥手：“你们自去，无事不得过来。”

那人深鞠一躬，退出店外，回青楼而去。

李龙瞧见，此人看红脸大汉时略显偷视，眼珠白多黑少，瞳仁翻转，那笑也很不自然。

李龙越发纳闷，此人神貌虽险，也不乏英武之气，居然经不住他一句话。看他言语气质，必定有些来头，妹妹一个弱女子，正当妙龄，又生得标致俊俏，他若起了歹心，如何是好？

想到这里，李龙匆匆出得店来，唤心腹小厮，快去喊给地方。带人来店，盘查客人是干甚么勾当的。倘是好人家子弟便罢，若是纨绔恶少，将他捆绑起来，打个半死，天明拉去

送官，叫他知道梅龙镇不是撒野处所。

须臾天已黑透，室内烛光摇曳，客官见李龙已去，室内无人，起身离座，抢上数步，去牵扯李凤。

李凤又羞又恼，死命抵抗。只是一个女子，怎敌得男人力大，眼睁睁老鹰抓鸡一般，被他扯入闺房，将门闩了。

李凤欲喊，客官伸手掩住她的樱口道：“莫嚷，从了俺，有你的好处！”

李凤拚力挣扎，好容易搬开那双大手，喘吁吁喝道：“贼子大胆，当心被人撞见，打你个半死！”

客官哪管得这些？势如饿狼，一把拉住李凤的手儿，往她身上乱摸。李凤只以为他是豪门巨户，宦家公子，把脸儿气得胀红，杏眼冒火，厉声骂道：“你家也有姐妹，因何不对她们如此？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调戏民女，你就不怕王法？趁早滚开，要不然，哥哥回来，打你个缺教养的！”

客官嘻皮赖脸凑上前来：“好刁的美妞儿，你把人想死了！馋死了！肯依了我，成全好事，我保你一世荣华富贵，吃穿不愁！强似开这无名小店。”

“呸！有人生没人教的畜生，总有一天，王法宽饶不了你！”

“哈哈！可笑，太可笑了！美妞儿，你知道王法是干什么的？王法是谁定的？都管教些甚么样人？”

“王法就是惩办你这样的强盗！”

“傻话！傻妞儿！别逞了，你听说过哪家的王法敢管教秦始皇？谁家的官府惩办汉武帝？没有吧？王法，我教它变得狗屁不如！快来，服侍过今夜，你就是世上最高贵的女人”

了！强似那赵飞燕杨玉环之流！

李凤听罢此言，由不得一愣，尚未把话仔细品味，腰身被他一下箍个死紧，臀部触到一块硬物，她想喊哥哥，客人那张嘴早压到她唇上，照实咂了几下，就势吹熄蜡烛，把她往床上拖。

一股异香传到李凤唇上，使她浑身酥软，挣脱不开，口中依旧大骂：“遭天杀的！放开我，你纵是当今天子，姑娘我也不从。”

“你想咬我呀？乖乖！你个小红辣子，小红酸枣！你把人心给刺痒痒了，不挠一挠行吗？来呀，快快给朕宽衣！”客人喃喃呓语着，撩起袍服，腰间系一红兜锦囊，三两下解开，将一东西掷到床上；“给你看看这个，你呀，宝贝儿！小心肝！活活地逼着朕现原形出丑。”

那东西抛到床上，漆黑的房间马上四壁生辉，明如白昼，酷暑之气霎时消尽，满室清新凉爽，令人心旷神怡，如坠仙境，蚊蝇虫蚤都退避三舍，没了去向。

李凤何曾见过这等宝物，早惊得一颗心怦怦狂跳，偷眼看那客官，客官颌首微笑，俯身瞧那宝物，四寸见方，晶莹柔润，抑不住好奇，舒展玉臂，拿起来细细观赏，乃天然美玉雕琢而成，上刻龙楷凤篆，蝌蚪文字，依稀认的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八字，再观其后，五龙交织，其间缺了一角，用金包镶。

见此宝物，李凤遍体香汗淋漓，十成魂儿惊跑了九成半，忙将宝物轻放原处，噗地跪拜于地道：“你是圣上，贱女子有眼无珠，不识龙颜，乞圣上宽恕！”

“哈哈！”客官大笑道：“朕正是明武宗正德皇上！朕问你，可认得那东西？”

李凤低头俯地：“贱女子听说过一二，但不知真假，不敢冒言。”

“回答上来，朕恕你无罪！哪是何物？”

“传国之玺。又名金镶玉。”

“有何用处？”

“小女子听父亲讲过，传国玺为帝王印信，得它者，可为皇上，无它，不得称帝，否则为僭。”

“此宝发现于何时何地？原为何物？何人使它变为传国玺？”

“听父亲言讲，昔日有神人卞和，见凤凰栖于荆山之下，遂携锄掘地，到一丈有二，得一璞石，两次敬献楚国王，玉工误认为石，楚王怪卞和欺君，先后断去卞和双足。后来文王即位，卞和又欲献宝，争奈无足难行，遂抱玉大哭。文王闻知卞和两次献玉刖足，知事出有因，命人取石来，令玉工剖之，果得无瑕美玉。因它为卞和所得，故名和氏璧，就是以后蔺相如用以索秦王十五城之璧。到秦始皇统一天下，将和氏璧制为传国玺，‘受命于天既寿永昌’八字是丞相李斯所写。以后帝王相争，以玺为符应。乞丐得它可为天子，诸臣共同辅佐。万岁无它不能久位，群起攻之。诸侯百官只认传国玺，不认皇帝宗族。这些俱是听说，不知对与不对，恕贱女子直言！今夜有幸得识御宝，并亲睹龙颜，实为贱女三生造化，虽死而无憾。”

“你只知传国玺的来由，可知它还有何妙用？”

李凤又道：“举国上下，凡夫俗子，人人皆知 传国玺冬可以当炉取暖，夏能够代冰生凉，百步内蚊蝇不入，尘埃不扬，且辟妖除邪，威力无边。昔日始皇帝携传国玺同百官下东海求长生不老之药，龙船途遇台风，海中冒邪火，起红浪，血雾遮天，冰击船头，无数虾蟹龟蛇张牙舞爪，争相爬上龙船，喷云吐雾，扯宫女衣襟，剥百官袍服。龙船几将沉陷。百官吓得面如土色，跪立船头求告上天。更有龙首龟身之怪，吼叫如雷，扑向始皇帝。始皇帝将玺向龙怪掷去，龙怪负疼，打滚不止，呼然入水，顿时风平浪静，红日高悬。始皇帝和百官安然回京。”

正德连连叫道：“好！好一个灵舌利齿，通古晓今的宝贝儿！你是朕的爱物，胜那赵飞燕杨玉环百倍！朕枉做了一国之君，想那三宫六院，嫔妃宫女不计其数，竟无一个如凤姐者，冤哉！朕何不早来几日，以饱天福！”

正德将传国玺重新裹好，搁置床里，而后脱下袍服，将李凤款款地按住榻上，不提。

且说李龙，心里惦记着妹妹，忙忙地回转来店，店堂空无一人，跑入内院，见妹妹窗上映出青光一片，顿生疑窦，悄悄地涉足窗下，听见妹妹正就传国玺长短地叙说，心中更是一震。传国玺？如此说，客人不是圣上，便是太子，可也惹他不起。

正思索间，忽听背后有金刃劈风之声，微如裂帛，细如游丝，眨眼便到脑后。一般人纵是留神侧耳，亦不会察觉。李龙跟一位武师学过拳脚功夫，对此熟识一二，晓得有人背后暗算，忙将头一偏，那声音擦着耳际呼啸飞过，脸上冷嗖

嗖地过一丝阴风，看那凶器，噗地直戳入身旁大椿树上，进刃足有三寸。

李龙不敢怠慢，就势蹲下，退后三步，使一个“蝎子望天”的功夫，双足登地，仰目四视。想这店内院小房多，一幢接一幢，晓得哪面房上有贼？蝎子望天，好躲避任何一方的突袭。

此时，那天已黑尽，幽幽中透着一丝蓝色，一两颗大星刚露出脸，初月之下，一团黑影从东边房上飘然坠地，象落下一片轻纱，毫无声息，再看南北两厢房上，各探出黑魆魆一个脑袋，向下俯视。

李龙见来头不善，陡地跳起，双拳一抱，露出个门户，叫做“陪礼送客”。不管他是皇家保镖，还是打劫盗贼，这样既能抵挡对方进攻，也可作初见之礼：“各位朋友，在下李龙，不知各位大驾光临，特向弟兄们致歉，有道是鸢鹭不吃鸢鹭肉，抬抬手让过去，改日定当厚礼答谢！”

“滚开！向那房内照看什么？”

“没看甚么，小弟不放心店内之事。”

“要你滚开，何必多嘴！”

对面之人一招“青蛙捕蛾”，腾地跃到脸前，照定李龙，劈胸一拳，这一拳厉害，破腹掏胆，势不可挡。

李龙见来势凶猛，疾忙跳开，瞧那南北房上，早没了贼影，正不知贼将从何处向自己下手，便将所带银钱皆抛于地上，然后喊道：“朋友，缺钱尽管拿去。”

来人看都不看银子，招呼一声，直奔李龙。

李龙毕竟不是久走江湖之人，拳脚多日不练，都已生疏

了，自忖不是贼人对手，欲逃开去，被他四面围定，心上一慌，脚步也就乱了。不提防，背后抛下一条软索，巧巧地套住李龙的脖颈，李龙放下对面之敌，急忙抓那绳索，晚了，软索往上一提，便觉两眼冒黑，喉咙憋胀，手臂麻辣，双脚离地，纵有超天绝技也施展不开，活生生被贼人拿了。

贼人们掏出绳索，正要捆绑，忽见店门口红光闪亮，拥进两盏纱灯，地保为首，身后五六个捕役，进门高叫道：

“都不要动！查店！”

地保提灯四下照照，见李龙的房门关得一丝儿不露，便道：“房里睡的甚人，快快起来！”

地保欲捶房门，胳膊被一只手抓住：“休得无礼！”

地保提起灯笼仔细看时，来人三旬年纪，头戴俊巾帽素花满顶，二龙戏珠的白飘带一边一根。合体的蓝衫穿一领，腰中系着双重穗九股丝绦子，纯绸裤子肥裤腿，灰丝带扎腿腕一边一根。漂白布袜子什锦布里，保定府缎鞋一式一道眉。肩上搭着黄包裹，手里拿着毛竹棍。算命先生面前站，言语不多有精神。

李龙打了一个怔，近前唬道：“你是甚么样人？刚才见你站立檐下偷觑动静，不作言语，这刻上却冒出来拦挡我动手，和那贼徒们分明是一伙的，说，那红袍汉子是甚么人？”

地保早等得不耐烦了，吩咐左右：“问他做甚？只管拿下了，天明去送官问罪，这般时辰就来入店打劫，不狠狠惩治，那还了得？”

卖卜先生见说要拿他问罪，不觉沉下脸色道：“且